

译林出版社



破断层

【日本】 广河隆一著

范小秦译

译林出版社

破断层

〔日本〕 广河隆一著

破 断 层

〔日本〕 广河隆一著 范小秦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05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203,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117—6

I·51

定价：(平)5.00元

(精)10.00元

作者简介

广河隆一，新闻摄影家和中东问题学者。1943年9月生于中国天津。早稻田大学毕业，1967年到以色列，进入『基布兹』（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当地举办反犹太复国主义摄影展览。1970年6年回国。此后以中东问题为研究课题，三十余次出国研究采访。1982年获『读卖摄影大奖』，1983年获『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报导摄影大奖』。现任日本亚非作家协会会员，担任巴勒斯坦·犹太人问题研究会代表和『收养巴勒斯坦孩子运动』代表。

主要著作有《犹太国和阿拉伯游击队》、《贝鲁特大屠杀》、《钻石和商人之死》等。

作 者 的 话

1986年末至1987年初，我第10次去黎巴嫩采访。除了解那些难民营里失去联系的孩子们的情况外，还打算最后一次实地走访这部小说的舞台。对贝鲁特难民营的包围和轰炸，比我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凶残激烈。萨布拉难民营已不复存在；夏迪拉难民营也只能在高速行驶的汽车里瞥上一眼。坦克隐蔽在大桉树对面的土包里，炮口正对向难民营。夷为瓦砾变成空旷平地的夏迪拉从大树的间隙里一闪而过。

因为不能直接进入严密封锁的贝鲁特难民营，于是我搭乘MEA型飞机从暂时停止轰炸解除封锁的贝鲁特机场飞上天空。在空中我看见了大厦林立的贝鲁特市区边缘有一片瓦砾空地，那就是萨布拉和夏迪拉难民营。

三年前，我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作为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构思了小说的主题。然而，当小说脱稿之后，我茫然目睹了现实中灭绝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作战行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追赶上这部小说。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觉得拯救小说主人公的行动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巴勒斯坦难民营末日的来临。黎巴嫩南部阿伊奈海尔威难民营，曾惨遭以色列军毁灭性的轰炸，然而，当我这次造访时，这座营地如同从大地里涌出，到处是人和重建的房屋。我知道，人们在沦为难民后近40年的生活中，已闯过罹落到他们头上的最可怕的危机，正在觉醒。

自从第一次访问了这个地区后，迄今已20年。每次重访，总会接到友人故去的噩耗，看到新生命的诞生。在严酷的现实

们获得宝贵的生命，生活着，战斗着，并结束自己光辉短暂的一生。我要向世界报告这些人们的生活，希望能记述那些涕泣、喘息、奔跑，打着V型手势的孩子们令人感动、倔强不屈的形像。我考虑，是否可以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从前用照片和非虚构艺术作品的形式无法表现的内容。

创作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遇到了一个词汇，那就是“破断层”。我希望用“破断层”来表现冲破、超越横亘在大地、民族、个人间的无数断层这一主题。

小说这个未知的领域，奥秘无穷无尽，是一个美好自由和桎梏相并存的世界。起初，我安排的主人公是一名日本摄影家，可是因为把握不好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界线，便彻底进行了修正。当决心以地质学和隧道工程学作为小说的基调之后，我获得了一个惊险的新的世界。我访问过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地质系教研室和筑波地质调查所，以及青函隧道现场，很快迷上了这个世界。从黎巴嫩和约旦采访归来，行李全是采集到的岩石标本。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我觉得切实体验到了人们立足在一个怎样的大地上。我要把这本书奉献给那些在这块大地上出生、战斗、牺牲，最终回归大地的人们。

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得到了巴勒斯坦、黎巴嫩、以色列、日本等国的众多朋友的帮助。在小说创作方面，应特别感谢青野聪、大塚敦子、川端幹三。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部小说恐怕难以问世。在表达深厚谢忱之时，我衷心祝愿本书的真正主人公——巴勒斯坦人早日返回自己的祖国。

广河隆一

1987年2月16日

目 录

| | |
|-----------------------|-----|
| 作者的话 | 1 |
| 序 章 白色的大地、紫色的国度 | 1 |
| 第 一 章 大马士革的代理人 | 3 |
| 第 二 章 贝卡大断层 | 11 |
| 第 三 章 炼狱中的难民营 | 16 |
| 第 四 章 沙暴 | 24 |
| 第 五 章 第七坑道 | 31 |
| 第 六 章 蓝光少女 | 42 |
| 第 七 章 红皮日记本 | 49 |
| 第 八 章 阿里的故事 | 55 |
| 第 九 章 伪装 | 65 |
| 第 十 章 黑衫女郎 | 77 |
| 第 十 一 章 逃离贝鲁特 | 88 |
| 第 十 二 章 盯梢人 | 96 |
| 第 十 三 章 重访龙飞岬 | 103 |
| 第 十 四 章 最终处理场 | 112 |
| 第 十 五 章 山地战 | 121 |
| 第 十 六 章 丧失的森林 | 129 |
| 第 十 七 章 坑道入口 | 136 |
| 第 十 八 章 日本人伊斯梅尔 | 142 |
| 第 十 九 章 计划 | 154 |

| | | |
|-------|-------------|-----|
| 第二十章 | 塌方····· | 165 |
| 第二十一章 | 地下湖····· | 175 |
| 第二十二章 | 苏醒的土地····· | 185 |
| 第二十三章 | 针锋相对····· | 192 |
| 第二十四章 | 疑团····· | 199 |
| 第二十五章 | 金色的网····· | 205 |
| 第二十六章 | 被捕····· | 211 |
| 第二十七章 | 针····· | 219 |
| 第二十八章 | 沙隆计划····· | 228 |
| 第二十九章 | 离散····· | 235 |
| 第三十章 | 夏迪拉的儿女····· | 240 |
| 第三十一章 | 重返坑道····· | 252 |

序章 白色的大地、紫色的国度

这是古老悠远的事情。无人知晓是哪个年代，大地开始了深沉而平缓的呼吸。

虚无缥缈的天空激荡着耀眼的闪光。犹如在梦幻中出现一般，古老大地悄然隆起又沉下，沉下又隆起。

风，在寥廓荒漠的天宇间不知呼号了多少亿年。远古爬虫类统治的1亿8千万年前，无数道闪光掠过地平线，将古老的大陆撕裂成南北两块。本来一直沉默的古大洋——地中海出现在这南北大陆之间。

古地中海犹如一位母亲，在她的胎内积淀下了1亿年间的生物遗骸，厚达数百数千公尺。白色的大地在静谧的孕育中，期待着降世。而作为父亲的阿拉伯地块，以几百万年为一周期，吸进一口气继而又将它呼出。随着这一吸一呼，地块周围的海底浮现在波涛之上，继而又沉落下去。

骇人的地壳变迁发生了。包括阿拉伯在内的南部大陆猛烈地撞击了北部大陆。大地和海底疯狂地隆起、扭曲、折皱。

大地在上万个雷霆的轰击中断裂了。沸腾了的岩浆贯入一重复一重的无数小裂缝，喷射出熔岩。石灰岩构成的大地诞生了。它为狂风暴雨和雷鸣闪光所撼，同时身体绕缠上条条断裂层。

经过漫长平静的岁月，天空燃烧起灼热的太阳。在冻结了大地的黑暗中，石灰岩终于风化了。北部山地生成“蔷薇色土壤”；南部和东部生成了沙漠。蔷薇色土壤蓄积起冬天的雨水，以便在干枯的夏天涌出清水滋润大地。

紫色的文明在白色的大地上开了花，结出硕果。那里被人称

为“紫色国度”——伽南。这是因为早在青铜器时代，这里的人们用螺贝的分泌物染色，编织出近似鲜红的紫色织物。

紫色的国度非常富庶，大麦、小麦、葡萄、无花果、枣椰子、石榴、橄榄等果实累累。

对于人类来说，大地当然不总是无私的。春秋两季常常刮起凶狠的热风，抽干了水份，使作物枯萎。可是冬天降落的雨水，又使大地复苏，开始了潮润的季节。

白色大地的统治者几易其人，埃及、喜太、佩利西台、犹太、亚述、巴比伦、马其顿、罗马、伊斯兰、十字军、土耳其。无休无止地重演着侵略、同化、异族通婚、改换信仰和离散。

终于，这块土地的名称由“紫色的国度”演变成“巴勒斯坦”。之后，英国和法国统治过她，并且在这片白色的大地上，全面地展开对立和角逐。

欧洲600万犹太人随着毒气室里的烟雾一同飘散。紧跟着，巴勒斯坦也上演了一幕悲剧。欧洲各国出自各自的野心和互相间的矛盾，一面残酷地戮杀犹太人，一面把残生的一部分犹太人驱赶到巴勒斯坦，给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人们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1948年，随着以色列的诞生，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难民被撵出这块土地。成群结队的难民，被剥夺了意志，如同在地面爬行蠕动的野兽，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和家乡。

从此以后，曾有过几度战争。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在黎巴嫩，一次又一次地蒙罹了屠杀。白色的大地被蹂躏，数万人洒在蔷薇色土地上的鲜血，尽染了石灰岩白色的岩层；几十万人的骨骸积成新的地层。

白色大地，时光荏苒，干燥的强风继续吹过这大地的地平面。

第一章 大马士革的代理人

赞美唯一之神安拉的清朗的声音，划破黎明的寂静响彻城市。高见祐介啧啧嘴，翻个身，把被子拉到脑袋上。

公寓紧靠着大马士革地势最佳的清真寺院的后方。因此，呼唤人们做早礼拜的声波，像一把钝器敲打着高见的后脑勺，把他震醒。来到这座城市已有3个月之久，但他仍不能习惯这呼唤声。

高见再次醒来时，是两个小时之后。枕边扰人的电话铃声，驱赶走了高见迷迷糊糊的睡意。他抄起电话听筒。打电话的这位值班员，是在当地雇用的叙利亚人。他的阿拉伯式英语说得极快，吵架般地鼓噪着高见的耳膜。他大卷着舌头发“R”音，又把“P”音读成“F”音。

“高见先生，您早！东京总公司的加急电报，请马上到办事处来！”

高见还未完全清醒过来，他看看表，已经7点过10分。

“不是说过嘛，从今天起我请了三天假。你转告东京，我正在休假，不接！”语调不由自主地带上怒气。

“不行啊，快起来吧！”叙利亚人不容置辩地催促。

这家伙跟黎明前招呼人们做礼拜的人一样，总不为别人着想。高见想起了这位值班员的长相：痴痴呆呆的圆脸，眼睛里闪动着狡黠的目光。高见刚沉默了一下，耳边再次响起粗俗的语言。

“第一封电报是今晨6点来的，现在是第二封。总公司正在等候您的回电！”

高见心中不悦，觉得东京总公司办事也太差劲。东京和叙利亚的时差有7个小时，东京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总公司的值班员

打算下班前处理完工作，所以赶这个时候来催促我。

“电报讲什么事了吗？”

“还是贝鲁特的事。”

“要是这件事，为什么不等我三天呢？”

“我怎么会知道？大概是真主的旨意吧！反正得请您快一点来！”

这人一要说点什么，嘴里总离不开“真主的旨意”这个词。尽管他不守斋，也不曾见过他作祈祷。高见心里真想说，你怎么能为贝鲁特的工程顶真，打扰我的休息。不过，他咽下这句话，无可奈何地起身下了床。为了驱走睡意，高见使劲摆了摆头。他掀开买来的水壶壶盖，倒进水接通电源。

窗户打开了，乳白色晶亮的光线射进房间，直刺眼睛。高见小心翼翼慢慢地吸进一口气。这里的空气通过夜间冷飕飕的沙漠，带上了一股潮乎乎的凉意。高见的肺部有节奏地动作起来，似乎要将这辣嗓子的东西吐出去。市井和空气令人心绪烦躁。窗外是公寓的院子，汽车的喇叭声、孩子的叫嚷声、厨房里的洗涮声和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犹如一潭搅浊的池水。新的喧闹像一层层水波纹在这混浊的水面扩散。

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下面，传来震耳的轰鸣。大约二三十名征集来的叙利亚士兵，为去前线执行任务，正登上一辆涂有迷彩色的军用卡车。这辆满载孩子一般年龄的士兵的汽车，绕过电影院的拐角，全速驶去。剩下的又是纯粹的日常生活的噪音。

咖啡壶咕嘟咕嘟地冒出了热气。高见拔下电源插头，往杯子里加了一些咖啡，然后沏上了水。他“嘘”地呷了一口滚热的咖啡，似乎被烫了一下。

高见走进盥洗间洗脸。廉价的墙壁纸，是典型的伊斯兰花纹，很多地方已从墙上剥离。映在镜子里的面孔略有些浮肿，看得出来他疲劳到了极点。

高见祐介下颚尖尖的、颧骨高高的、鼻子嘴巴都是大大的。不过，若是细心观察的话，他的目光却透着一种谨慎的光芒。这是想与别人保持一定距离的谨慎。

高见是东京总公司下属的K隧道建设公司在大马士革的派驻人员。

他学习过地质专业，毕业于京都大学地理系，所以来到K公司工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他调到K公司来时，正赶上日本列岛改造方案制定出来，这是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K公司不光承建隧道开掘工程，还研制出了特殊水泥注入法加固隧道周边岩层的技术。这种注入加固技术完善得极快，在松软地层工程中，比如山地和海底隧道，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

K公司在承包加固青函隧道周围地基工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致最终打进了中东地区。在苏伊士运河下面开凿军用隧道；在海湾地区的沙质、泥浆地层上建筑大型掩体及高层楼房，所依赖的就是他所在这个公司的技术。K公司的技术可以将隧道周围数十米的地层加固。这种技术是把生石灰桩打入地层深处，旋上又长又大的螺栓，再注入乳胶状水泥浆和水玻璃胶相掺而成的LW。

但是，高见对这种工作并不感兴趣。在他看来，世上的工作都是一个样儿，不值得如此费心劳神。或者说他觉得花费这么多的时间举行仪式，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

人们在坑道里共同上演着一出生与死的戏剧。这是整个地面世界的缩影。高见对坑道里的等级管理体制、家属之间的争吵、分期付款购物的债务风险以及“卡拉OK”等等组成的世界十分厌恶，甚至对一些小节，如大家对上司无聊的玩笑报以粗俗的哄笑等，他都露骨地嗤之以鼻。在散发着体臭、冒着热气的矿工中间，高见的头脑总是清醒的，可以说他是一位冷眼看世界的怪人。他喜欢采集、分析岩石这种单调的生活，经常埋头在偏光显微镜、标

本和观察试样之中。竖井从地面通向地层深处，他醉心于下竖井时那种将心吊起来的紧张感。他以为这是面对巨大地块被解剖的世界时的一种感慨，和在那里干活儿的人却毫不相关。

高见之所以想到大马士革的分公司来工作，是因为坑道里的人际关系有点压抑，这种压抑感已开始在心中沉淀堆积。

来大马士革分公司之前征求他个人意见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里的人们的形象。他们居住在扑面而来的沙漠边际，挣扎生活在内讧之中。他们穿着罩住全身的长长的衣衫，眼窝深陷，正在眺望着远方。可以说他们的衣裳和眼睛完全是对付那片大地的。他自然而然地想到，沙漠里的城市有着一个与坑道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似乎那片土地在呼唤着自己，那里存在着儿时就渴望看到的什么奇观。

然而，高见来到这里不久，就明白了这里原来也是一座毫无生机的城市。他看见杂乱无章一座挨一座的高层建筑，就如同看见了把大地沙漠化的人们精神上的沙漠化。大马士革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施工工地。和黄沙共同生活过来的人们，抛弃了过去的光荣，盲目地搞现代化，掘出黄沙，注进混凝土。

高见的情绪急剧冷却下来。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受到沙漠的报复，似乎一股使万物荒废的大风正席卷着全城。

混凝土阻止不了沙漠化，那些办公大楼更对沙漠化无能为力。这是一个无视大地生态的人们的世界，它也已开始被大地所抛弃。即便是大马士革山丘上的果园，也呈现着一派风化了了的凄凉景象，这和只是敷衍塞责地在大企业周围搞点绿化的日本的情形很相似。

如果沙漠酋长的后裔在城市定居下来的话，那么在这座城市里就因此会出现一个等级森严的管理形社会。而且，这个沙漠深处与神保持着精神交往的游牧民社会，自然是与以企业的媒介而造访他们这个国度的人格格不入的。

高见关上窗户，喧闹声顿时远去。

高见又呷了一口咖啡，从桌子上取过来一封信。信皮儿上写着“高见收”。发信地点是日本青森，是他所在公司从前的同事山口史郎的弟弟淳二写来的。他收到这封信是来大马士革赴任不久。

高见端着咖啡坐到床边儿。白色信纸上的字写得规规矩矩、密密麻麻。淳二是一位运动员，字体表现出他刚直的性格。

5日的来信收到，谢谢！我通过公司方面获悉，哥哥下落不明，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他卷入上次黎巴嫩战争而身亡了。正如您以前讲的，至今我仍不明白，哥哥在中断了贝鲁特工程后，为什么在战争最危险的时刻还留在那座城市里？据公司的人讲，驻贝鲁特的代理人等费尽周折向饭店和日本大使馆打听，但一点线索也没找到。因为大使馆人员当时已全部撤离贝鲁特，而且当时的饭店已是一片火海。

哥哥断绝音信已有两年。前几天，我从公司那里得知您去叙利亚大马士革工作的消息，又听说大马士革离贝鲁特只有100公里左右。我知道您很忙，不过您要是去贝鲁特的话，请您帮助寻找一下哥哥的下落。务请帮忙，拜托了！

信结束的时候，顺便还提到了山口年迈的母亲，以及高见从前到山口家乡作客时的往事。

山口史郎是青森人，曾在东北大学学习过地质。毕业后准备回老家的时候，被当地的工程公司录用，招聘到K公司。当时，山口拥有一台钻机，是一位凶狠的野狼般的掘洞人。但是在青函隧道如此庞大的工程中，他只好屈身到企业的卵翼下。他无论作为当地的联络员，或是作为熟悉当地地质情况的专家，对办事处设在龙飞岬的K公司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而且，山口对待地层及岩石的态度，与那些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截然不同。像他这样如此热爱土壤和岩石的人是极为罕见的。大学的学生时代，崇拜地质学的狂热者大有人在，但是，多数人一离

开校门便从狂热中冷静下来。东北大学学生中的传统，是把基础功底建立在野外作业上，而他就是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作岗位发扬光大的。

青函隧道完成一半的时候，公司调山口到大马士革分公司。当高见还在青函隧道里拼搏的时候，他已经奔赴中东。

在贝鲁特失踪的就是这位山口。当时参与了贝鲁特城市复兴计划的K公司，是把山口当作技术员派出去的。1982年黎巴嫩战争开始后的上半年，形势日趋紧张，公司决定中止工程，接着山口就失踪了。黎巴嫩在以色列为时三个月的轰炸中，死亡达两万人，这时传出山口也死于战火的说法。这个传说最终竟以不可置辩的说服力广为传开。

当时高见正在青函隧道。当征求他去大马士革工作的意见时，脑海里必然出现山口的形像。

一个月之前，贝鲁特工程再次上马的消息，传到了高见任职的大马士革分公司。

委托人第一次拜访办事处的情景，高见至今记忆犹新。当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本上抬起眼睛时，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大汉正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人身高1.90米，年龄大致在45岁上下，花白的头发似乎在述说他坎坷的一生。他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脸膛被晒得黑黝黝的，宽宽的下颚，厚墩墩的嘴唇，鼻子下蓄着漂亮的胡须。这位大汉摸着胡子显得有些忐忑不安，那副样子与谈工作总有些不相宜。如果不是拿着叙利亚建设公团的介绍信，真不知是否可以相信他。这位大汉那别别扭扭的西装上打着领带，他架着长长的腿僵硬地坐在办事处的椅子上。

大汉自我介绍说：“您就叫我阿里·穆罕默德吧！”当看到高见露出诧异的表情时，忙又重新解释，“我是巴勒斯坦人，叫阿里。”

他的这个名字总有股代号的味道儿，但是姓名若颠倒过来，好像是前世界拳击冠军的名儿。

高见谈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大汉忙说：“穆罕默德是伊斯兰的预言家。他的第四代继承人的名字就叫阿里。”

大汉伸手来接斟给他的红茶时，高见吓了一跳。原来他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齐唰唰地从根上断了。阿里感觉到了高见的视线，攥起硬邦邦的手指按到膝盖上。

“有什么事吗？”高见问。

阿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高见的眼睛，瓮声瓮气地开口道：“我们想在贝鲁特修一条地下街。”

这位说话小声而走调的人，引起了高见的兴趣。

“以前听说过我们公司在贝鲁特施过工？”

“没有，……”

阿里欲言又止，像是注意到了裤子上的污垢，把骨节凸起的手指压在了上边，眼里烁烁闪光。

“反正想请您帮着勘察一下地基，做一下工程预算，还有技术人员的安排和机械材料的搬运等事。”

有关工程的细节，阿里只讲了这些，总之就是要求他们去勘察现场和估算费用。

高见很快找齐必要的资料，寄到总公司。总公司的答复出人意料地迅速。中东的工作，不论是哪一类，都常常带着火药味儿，尤其是贝鲁特的工作，总公司清楚它的危险性，对承包工程抱有难色。第一，要派遣公司职员，需要在这个地域投下一笔可靠的战争保险；第二，订货人是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的一些机构，这也足以使总公司拿不定主意；最后一点，总公司不会忘记贝鲁特发生过公司职员失踪这类令人头痛的事件。高见把总公司的这种意向转达给了委托人。但是阿里相当固执，他保证战争保险由他们自己承担，预算经费外的开支由叙利亚建设公团提供，总之只